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

詩曰：痘疹惡疾勝瘡瘍，不信人間有異力。庖紫毒生追命藥，漿清氣絕索魂湯。

時行戶戶應多難，傳染人人盡著傷。不是武王多福蔭，枉教軍士喪疆場。

話說呂岳走進陣去，楊任趕進陣來。呂岳上了八卦臺，將瘟癘傘撐起，往下一罩。楊任把五火扇一搨，那傘化作灰燼，飄揚而去；又連搨了數扇，只見那二□把傘盡成飛灰。當有瘟部神祇李平進陣來，指望勸解呂岳，不要與周兵作難，也是天數該然，恰逢其會，常被楊任一扇子搨來，李平怎能脫逃，可憐！正是：

一點誠心分邪正，反遭一扇喪微軀。

李平誤被楊任一扇子搨成灰燼。陳庚大怒，罵曰：「何處來的妖人，敢傷我弟！」舉兵刃飛取楊任。楊任把扇子連搨數扇，莫說是陳庚一人，連地都搨紅了。呂岳在八卦臺上見勢頭凶險，捏著避火訣，指望逃走，不知楊任此扇乃五火真性，攢簇而成，豈是五行之火可以趨避。呂岳見火勢愈熾，不能鎮壓，撒身往後便走，被楊任趕上前，連搨數扇，把八卦臺與呂岳俱成灰燼。——三魂俱赴封神臺去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九龍島內曾修煉，得道多年根未深。今日遭逢神火扇，可知天意滅真心。

話說楊任破了瘟癘陣，只見子牙在四不相上伏定，手執著杏黃旗，左右金花發現，擁護其身。諸門人看見，齊來攙住。子牙也不言語，面如淡金。只見四不相一躍而起。武王在轅門見武吉背負子牙而來，武王垂淚言曰：「相父不過為國為民，受過苦中之苦！」隨將子牙背至中軍，放在臥榻之上。雲中子用丹藥灌入於子牙口中，送下丹田。少時，子牙睜目，見眾將官立於左右，乃言曰：「有勞列位苦心。」武王大喜曰：「相父且自安心，仔細調理。」子牙在軍中安養了數日，只見雲中子曰：「子牙且自寬心，只有萬仙陣，我等再來助你，今日且奉別。」子牙不敢強留，雲中子回終南山去了。子牙打點取關，只見楊任上前言曰：「前日不才已暗放了四將在內，元帥可作速調遣。」子牙見楊任說有四將在內，須得裏外夾攻，方可取關。子牙傳令，點眾將攻關。

且說徐芳又見破了瘟癘陣，左右來報：「方義真已死，四將不知所往。」心下□分著忙。只見門外殺聲振地，鑼鼓齊鳴，喊聲不止，如天崩地塌之狀。徐芳急上關來守禦，只見周兵大勢人馬，四面架起雲梯火炮，攻打甚急。有雷震子大怒，飛在空中，一棍刷在城敵樓上，把敵樓打塌了半邊。徐芳禁持不住，急下城來。雷震子已站於城上。哪吒登起風火輪，也上城來。守城軍士見雷震子這等兇惡，一齊走了。哪吒下城，斬落了鎖鑰，周兵一擁而入。徐芳見周營大勢人馬進關，只得縱馬搖鎗前來抵當，被周營大小眾將把徐芳圍住當中，彼此混戰。

且說黃飛虎、南宮适、洪錦、徐蓋聽得關內喊殺，知是周兵成功，四將步行，趕至關前，見周兵已將徐芳圍住，黃飛虎大叫曰：「徐芳休走，吾來也！」徐芳正在著忙之際，又見黃飛虎等四人衝殺前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黃飛虎一劍砍來，徐芳望後一閃，那劍竟砍落馬首，把徐芳撞下鞍轡，被士卒生擒活捉，拿縛關下。眾將收了軍卒，迎姜元帥進關，陞廳坐下，出榜安民。有黃飛虎、南宮适等來見子牙。子牙曰：「將軍等身受陷奔之苦，幸皇天庇祐，轉禍為福，此皆將軍等為國忠心，感動天地耳。」眾將在穿雲關安置已定，子牙吩咐：「把徐芳推來。」左右將徐芳擁至階前，徐芳立而不跪。子牙罵曰：「徐芳，你已擒兄已絕手足之情，為臣有失邊疆之責，你有何顏尚敢抗禮？此乃人中之禽獸也！速推出斬首！」眾軍士把徐芳推出斬首，號令在穿雲關。武王設宴與眾將飲酒，犒賞三軍。翌日，子牙傳令起兵。行有八□里，兵至潼關，安營砲響，立下寨棚。子牙陞帳，眾將官參謁畢，商議取關。

且言潼關主將余化龍有子五人，乃是余達、余兆、余光、余先、余德，惟余德一人在海外出家，不在潼關，連余化龍只有父子五人守此關隘。忽聽關外砲響，探事報知：「周兵抵關下寨。」余化龍謂四子曰：「周兵此來，一路屢屢得勝，今日至此，亦是勁敵，須是要盡一番心力。」四子齊曰：「父親放心，料姜尚有多大本領，不過偶然得勝，諒他可能過得此關！」不言余化龍父子商議，再言子牙次日陞帳，問左右：「誰去取此關見陣一遭？」傍有太鸞應聲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太鸞出營，至關下搦戰。哨馬報入關中。余化龍命長子余達出關。余達領令出關。太鸞見潼關內有一將，銀甲紅袍，真個齊整，滾出關來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紫金冠，名束髮；飛鳳額，雉尾插。面如傅粉一般同，大紅袍罩連環甲。獅鸞寶帶現玲瓏，打將鋼鞭如鐵塔。銀合馬跑白雲飛，白銀鎗杵鞍下拉。大紅旗上書金字：潼關首將名余達。

話說太鸞大呼曰：「潼關來將何名？」余達曰：「吾乃余元帥長子余達是也；久聞姜尚大逆不道，興兵構怨，不守臣節，干犯朝廷關隘，是自取滅亡耳。」太鸞曰：「吾元帥乃奉天征討，東進五關，弔民伐罪，會合天下諸侯，觀政於商；五關進之有三，爾尚敢拒逆天兵哉。速宜倒戈，免汝一死；若候關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追悔何及！」余達大怒，搖鎗直取。太鸞手中刀赴面來迎。二將大戰，二三□合，余達撥馬便走。太鸞隨後趕來。余達聞腦後馬至，掛下鎗，取出撞心杵，回手一杵，正中太鸞臉上。太鸞翻下鞍轡。可憐為將官的，正是：

禍福隨身於頃刻，翻身落馬項無頭。

余達把太鸞一杵打下馬來，復一鎗結果了性命，梟了首級，掌鼓進關，見父請功，將首級號令於關上。敗兵回見子牙報知，子牙聞太鸞已死，心下不樂。次日，子牙陞帳，只見蘇護上帳，欲去取關，子牙許之。蘇護上馬，至關下討戰。哨馬報知。余化龍命次子余兆出關對敵。蘇護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余兆曰：「吾乃余元帥次子余兆是也。爾是何名？」蘇護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冀州侯蘇護是也。」余兆曰：「老將軍，末將不知是老皇親。老將軍身為貴戚，世受國恩，宜當共守王土，以圖報效，何得忘椒房之寵，一旦造反，以助叛逆，切為將軍不取！一旦武王失恃，那時被擒，身戮國亡，遺譏萬世，追悔何及。速宜倒戈，尚可轉禍為福耳。」蘇護大怒：「天下大勢，八九已非商土，豈在一潼關也！」縱馬搖鎗，直取余兆。余兆手中鎗急架忙迎。二馬來往，未及□合，余兆取一杏黃旗一展，咫尺似一道金光一掬，余兆連人帶馬就不見了。蘇護不知所往，急自左右看時，腦後馬至；慌忙轉馬，早被余兆一鎗刺中脅下，蘇護翻鞍落馬——魂已往封神臺去了。余兆取了首級，進關來見父報功，將首級號令，慶喜。不表。

且說子牙又見折了蘇護，著實傷悼。蘇護長子蘇全忠聞報痛哭。上帳欲報父仇；子牙不得已，許之。蘇全忠領令，至關下搦戰。哨馬報進關來，余化龍令第三子余光出關對敵。蘇全忠見關中一少年將來，切齒咬牙，大喝曰：「你可是余兆？快來領死！」余光曰：「非也。吾乃是余元帥三子余光是也。」蘇全忠大怒，縱馬搖鎗，衝殺過來。二馬相交，戰鎗併舉，大戰有二□餘合，余光撥馬便走。蘇全忠因父親被害，怒發如雷，大罵曰：「不殺匹夫，誓不回兵！」趕下陣來。余光按下鎗，取梅花標，回手一標，有五根一齊動手。全忠身中三標，幾乎墜於馬下，敗回周營。余光得勝，進關見父回令：「標打蘇全忠敗回。」余化龍曰：「明日待吾親會姜尚，設謀共破周兵，必取全勝。」次日，關中點砲吶喊，余總兵帶四子出關，至周營搦戰。哨馬報進營來。子牙與眾將出營拒敵，左右軍威甚齊。余化龍見子牙出兵，歎曰：「人言子牙善於用兵，果然話不虛傳。」余化龍看罷，一騎當先：「姜子牙請了！」子牙答禮曰：「余元帥，不才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。不才奉天征討獨夫，以除不道，弔民伐罪，所以望風納降，俱得保全富貴；所有逆命者，隨即敗亡，國家盡失。元帥不得以昨日三次僥倖之功，認為必勝之策。倘執迷不悟，一時玉石俱焚，悔之何及？請自三思，毋貽伊戚。」余化龍笑曰：「似你出身淺薄，不知天高地厚戴載之恩，

只知妖言惑眾，造反叛主，以逞狂為；今日逢吾，只教你片甲無存，死無葬身之地矣。」大叫：「左右！誰與我拿姜尚見頭一功？」只見左右四子衝殺過來。蘇全忠戰住余達；余兆敵住武吉；鄧秀抵住余光；余先戰住黃飛虎；余化龍壓住陣腳。四對兒交

兵，這場大戰，怎見得好殺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兩陣上旗旛齊磨，四對將各逞英豪。長鎗闊斧並相交，短劍斜揮閃耀。蘇全忠英雄起起，余達似猛虎頭搖；武吉只教活拿余兆；鄧秀喊捉余光餐刀；黃飛虎恨不得鎗挑余先下馬；眾兒郎助陣似潮湧波濤。咫尺間天昏地暗，殺多時鬼哭神嚎。這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血凝膏，尚不肯干休罷了。

八員戰將，各要爭先，余達撥馬就走；蘇全忠隨後趕來，被余達回手一杵，正中護心鏡上，打得紛紛粉碎，蘇全忠翻身落馬；余達勒回馬，挺鎗來刺；早有雷震子展開雙翅，飛來且快，使開黃金棍，當頭刷來；余達只得架棍。周營內早有偏將祁恭將全忠救回。話說余化龍見雷震子敵住余達，自縱馬舞刀來取子牙；傍有哪吒登風火輪挺鎗來刺，來往衝突，兩軍殺在虎穴之中。正酣戰間，卻有楊戩催糧至營，見子牙問對交兵，楊戩立馬橫刀，看□人對敵，不分勝負。楊戩自思曰：「待我暗助他等一陣。」遠遠將哮天犬祭起。余化龍那裏知道，被哮天犬一口咬了頸子，連盔都帶去了。哪吒見余化龍著傷，急祭起乾坤圈，一圈正中余先肩窩，大敗而走。周兵揮動人馬，衝殺一陣；只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淋草稍。子牙掌鼓回營。正是：

眼前得勝懼回寨，只恐飛災又降臨。

話說余化龍被哮天犬所傷，余先又打傷肩臂，父子二人呻吟一夜；府中大小俱不能安。不一日，余德回家探父，家將報曰：「五爺來了。」余化龍尚自呻吟不已；只見余德走近臥榻之前，見父親如此模樣，急忙請問。余化龍將前事備述一遍。余德曰：「不妨，這是哮天犬所傷。」忙取丹藥，用水敷之，即時痊癒。又用藥調治兄長余先。當日晚景休題。次日，余德出關至周營，只要姜子牙答話。哨馬報入中軍，子牙隨出大營，見一道童，頭挽抓髻，麻鞋道服，仗劍而來。子牙曰：「道者從那裏來？」余德曰：「我乃余化龍第五子余德是也。楊戩用哮天犬咬傷吾父親；哪吒用圈打傷吾兄；今日下山，特為父兄報仇。吾與汝等，共顯胸中道術，以決雌雄。」撒步仗劍，來取子牙。傍有楊戩舞刀忙迎。哪吒提鎗，顯出三首八臂，雷震子、韋護、金吒、木吒、李靖一齊上前迎敵，口稱：「拿此潑道，休得輕放！」眾門人一齊上前，把余德圍在核心，總有奇術，不能使用。楊戩見余德渾身一團邪氣裹住，知是左道之術，把馬跳出圈子去，取彈弓在手，發出金丸，正中余德。余德大叫一聲，借土遁走了。子牙回營，楊戩見子牙曰：「余德乃左道之士，渾身一團邪氣籠罩，防他暗用妖術。」子牙曰：「吾師有言：『謹防達兆光先德。』莫非就是此余德也？」傍有黃飛虎曰：「前日四將輪戰四日，果然是余達、余兆、余光、余先、余德。」子牙大驚，憂容滿面，雙鎖眉梢，正尋思無計。

且說余德著傷，敗回關上，進府來，用藥服了；不一時，身體痊癒。余德切齒深恨曰：「我若留你一個，也不是有道之士！」彼時至晚，余德與四兄曰：「你們今夜沐浴淨身，我用一術，使周兵七日內，叫他片甲無存。」四人依其言，各自沐浴更衣。至一更時分，余德取出五個帕來，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顏色，鋪在地下。余德又取出五個小斗兒來，一人拿著一個：「叫你抓著灑，你就灑；叫你把此斗往下灑，你就灑。不用張弓射箭，七日內死他乾乾淨淨。」兄弟五人，俱站在此帕上。余德步罡斗法，用先天一氣，忙將符印祭起。好風！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蕭蕭颯颯竟無蹤，拔樹崩山勢更兇。莫道封夷無用處，藏妖影怪作先鋒。

話說余德祭起五方雲來至周營，站立空中，將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灑灑，至四更方回。不表。

且說周營眾人俱肉體凡胎，如何經得起，三軍人人發熱，眾將個個不寧。子牙在中軍也自發熱。武王在後殿，自覺身疼。六□萬人馬俱是如此。三日後，一概門人、眾將，渾身上下俱長出顆粒，莫能動履；營中煙火斷絕。止得哪吒乃蓮花化身，不逢此厄；楊戩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，故此夜間不在營中，各自運度；因此上不曾侵染。只見過了五六日，子牙渾身上下俱是黑的。此痘形按五方：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。哪吒與楊戩曰：「今番又是那年呂岳之故事。」楊戩曰：「呂岳伐西岐，還有城郭可依；如今不過行營寨柵，如何抵擋。倘潼關余家父子衝殺過來，如何濟事！」二人心下甚是焦悶。

且說余化龍父子六人在潼關城上來看，周營煙火全無，空立旗旛寨柵，余達曰：「乘周營諸將有難，吾等領兵下關，一齊殺出，只此一陣成功，卻不為美！」余德曰：「長兄，不必勞師動眾，他自然盡絕，也使傍人知我等妙法無邊。——不動聲色，令周兵六□萬餘人自然滅絕。」父子五人齊曰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一看官：此正是武王有福，不然，若依余達之言，則周營兵將死無噍類。正是：

洪福已扶仁聖主，徒令余德逞奇謀。

話說楊戩見子牙看看病勢危急，心下著慌，與哪吒共議曰：「師叔如此狼狽，呼吸俱難，如之奈何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半空中黃龍真人跨鶴而來。楊戩、哪吒迎接黃龍真人至中軍坐下，真人曰：「楊戩，你師父可曾來？」楊戩答曰：「不曾來。」真人曰：「他原說先來，如今該會萬仙陣了。」話未絕時，又聽得玉鼎真人自空中來至。楊戩迎迓，拜罷；玉鼎真人起身，入內營來看子牙，見子牙如此模樣，真人點頭歎曰：「雖是帝王之師，好容易！正是你：

七死三災今已滿，清名留在簡篇中。」

玉鼎真人歎息不已，隨命楊戩：「你再在火雲洞走一遭。」楊戩領命，借著土遁往火雲洞而來，如風雲一樣。看看來至山腳下，好山，真無限的景致，有奇花馥馥，異香依依。怎見得，有賦為證，賦曰：

勢連天界，名號火雲。青青翠翠的喬松，龍鱗重疊；猗猗挺挺的秀竹，鳳尾交加；蒙蒙茸茸的碧草，龍鬚柔軟；古古怪怪的古樹，鹿角丫叉。亂石堆山，似大大小小的伏虎；老藤掛樹，似灣灣曲曲的騰蛇。丹壁上更有些分分明明金碧影；低澗中只見那香香馥馥的瑞蓮華。洞府中鎖著那氤氳氳的霧靄；青巒上籠著爛爛熳熳的煙霞。對對彩鸞鳴，渾似那唧唧啞啞的律呂；雙雙丹鳳嘯，恍疑是嘹嘹唳唳的笙笳。碧水跳珠，點點滴滴從玉女盤中泄出；虹霓流彩，閃閃灼灼自蒼龍嶺上飛斜。真個是：福地無如仙境好，火雲仙府勝玄都。

話說楊戩看罷景致，不敢擅入；少時，見一水火童子出來，楊戩上前稽首曰：「敢煩師兄借傳一語，楊戩求見。」童子認得楊戩，忙回禮曰：「師兄少待。」童子回言畢，進洞府來：「啟老爺：外面有楊戩求見。」伏羲聖人曰：「著他進來。」那童子復至外面：「楊戩進見。」楊戩至蒲團前，倒身下拜：「弟子楊戩願老爺聖壽無疆！」拜罷，將書呈上。伏羲展玩，書曰：

「弟子黃龍真人、玉鼎真人薰沐頓首，謹書上啟闢天開地吳皇上帝寶座下：弟子仰仗三教，演習靈文，自宜默守蒲團，豈敢冒言瀆奏。但弟子等運逢劫數，殺戒已臨，襄應運之天子，伐無道之獨夫。路至潼關，突遭余德以左道之幻術，暗毒害於生靈。茲有元戎姜尚暨門徒將士兵卒六□餘萬，驟染顆粒之瘡，莫辨為癰為毒，慚慚待盡，至呼吸以難通，旦夕垂亡，雖水漿而莫用。自思無奈，仰叩仁慈，懇祈大開側隱，憐憫天立極之聖君，拯無辜之性命，早施雨露，以慰倒懸。臨啟不勝待命之至！」

伏羲看罷書，謂神農曰：「今武王有事於天下，乃是應運之君，數當有此厄難，吾等理宜助一臂之力。」神農曰：「皇兄之言是也。」遂取三粒丹藥付與楊戩。楊戩得了丹藥，跪而啟曰：「此丹將何用度？」伏羲曰：「此丹：一粒可救武王；一粒可救子牙；一粒用水化開，只在軍前四處灑過，此毒氣自然消滅。」楊戩又問曰：「不知此疾何名？」伏羲曰：「此疾名為痘疹，乃是傳染之病；若少救遲，俱是死症。」楊戩又啟曰：「倘此疾後日傳染人間，將何藥能治？乞賜指示。」神農曰：「你隨我出洞至紫雲崖來。」楊戩隨了神農來至崖前，尋了一遍；神農拔一艸遞與楊戩：「你往人間，傳與後世，此藥能救痘疹之患也。」楊戩又跪懇曰：「此艸何名？」神農曰：「你聽我道來：此艸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紫梗黃根八瓣花，痘瘡發表是升麻。常桑曾說玄中妙，傳與人間莫浪誇。」

話說楊戩求了丹藥，又傳下升麻，以濟後人，離了火雲洞，逕至周營，來見玉鼎真人，備言：「……求得丹藥，併升麻之艸，可救痘疹之厄。」黃龍真人忙將丹藥化開，先救武王；玉鼎真人來治子牙；楊戩與哪吒用水化開此丹，用楊枝灑起四處來。霎時間，痘疹之毒一時全消。正是：

痘疹毒害從今起，後人遇著有生亡。

周營內被楊戩、哪吒在四面灑遍。只三山五岳門人，與凡夫不同，俱是腹內有三昧真火的，又會五行之術，不覺俱先好了；人人切齒，個個咬牙。次日，子牙見眾門人臉上俱有疤痕，子牙大怒，與眾人共議取潼關泄恨。眾人齊厲聲大叫曰：「今日不取潼關，勢不回軍！」不知余化龍父子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